



路亲暖

◎江泽涵

孩提时,有个光头、驼背的老头经常来家里吃酒,爷爷奶奶必搁下一切活计招待。老头抱我坐在他的大腿上轻轻抖起,那凹瘪的脸凑近我饱满的脸,细细地一闻:“阿拉团团真是香。”同时他的胡茬扎痒了我的颈子,我嘎嘎笑了,他也哈哈笑,捏起一粒花生米,指头用劲捻碎,塞进我嘴里。

记事时才知道这老头是太公——自非嫡亲,亦非宗亲,而是干亲,我们姓江,他姓虞。

这得从我的亲伯公说起。新中国成立前夕,伯公也还是个毛头小子,每月要从乡下拉山货去城里卖,一日路过一个叫新凉亭的村子时,因口干难耐,就近敲人家门讨水喝,就是这位太公家。之后,他们偶遇自会打招呼,再后,太公会喊伯公进屋歇脚、吃茶。他俩年纪相仿,谈话投机,于是成了朋友。

十几年后进入了那个糟糕的年代,伯公英年早逝,家中揭不开锅,爷爷偷砍了毛竹锯段去新凉亭卖,结果被同族兄弟给举报了,这些人见我落魄经常要来踹一脚,之前就举报过爷爷私掘过三株毛笋的事,给罚了三十块,这可比如今的三千块还狠得多。缴不上罚金,就得坐牢,可爷爷是家中主力啊。虞家当时在新凉亭算望族,太公本人是生产队长,长子是当兵的,次子在供销社工作,连襟又是公社副书记,他出面才摆平这事,否则后果难想。

未曾想,友情也能兄终弟及。爷爷差太公一轮,既可做兄弟,又可做叔侄,爷爷选择了后者。

虞家太婆也是个和藹人。奶奶刚嫁过来那年,挑担进城,到新凉亭时,双脚就磨出了水泡,眼泪都滚出来了。太婆亲自给奶奶泡脚,看着一

个个破的和未破的水泡,也泪眼婆娑。太婆将饭菜端到床边,一筷一勺地喂给奶奶,互诉苦情。太婆说以后进城时就告诉回来时间,她好准备酒菜。爷爷奶奶吃饱喝足后,太婆还给带一包回来,往往够一家七口吃上一天,那点海鲜、肉、大饼,他们至今回忆起来,都说还咽口水。

有些人之间走着走着就散了,有些人之间却是越走越近。太公想要和我家结干亲。当时太公在爷爷三个子女中相中了才八岁的爸爸,同时也挑了个孙子拜我爷爷为干爹,而在称呼上都不带“干”字。

太公一生勤俭,到暮年还经常蹬着那辆小三轮,载着自种的花生、毛豆、杨梅、桃子等鲜货来我们附近的村子卖,但总会留下一盆一碗:“对不住了,这点我要拿去看朋友。”我对太婆的印象非常淡,只记得有一回,她将我招进小屋:“团团,我给你吃个月饼。”我那会儿嘴馋,非常喜欢甜食,拿到手就吞咽起来,桌上掉了些许碎末。太婆用指面沾起来,用舌头舔着。

爷爷奶奶常常轮着向我们还说江虞两家的渊源,并说,在困难时能得人帮助,那人就是恩人。抛开虞家恩情不说,还有相交六十年的友情、亲情在,他们待我们如同亲孩子。记得虞家太公太婆过世时,奶奶如丧考妣,爷爷更是抢在他们亲子女前磕头。

其实这一切只是缘于一个生人讨水喝的事,我觉得与其称“干亲”,倒不如称“路亲”更贴切。在今人看来想必是不可思议的。如今走在路上,不敢行个举手之劳,亦不敢随意受人帮忙,无论施与受,恐怕都是会给吓跑的。

父辈逢年过节都有走动,至于到我这辈嘛,毕竟没亲历过,有些淡了。但祖辈说:“虞家对我们有恩,须铭记,即使不往来了,也要注意虞家子孙的去向,如果他们遇上困难,我们使得上劲的就记得使一把。”

遵祖训。

城市写真

“垃圾围城”便只是时间问题了。

于是,我便开始付诸行动,开始时还真不习惯,一是不知道怎么分,二是一忙起来就给忘了。经过几个月的适应,现在算是总结出了一些规律:所谓厨余垃圾,主要包括在自然条件下易分解的垃圾,如果皮、菜叶、剩菜剩饭、花草树枝树叶和用过的茶叶等,放在绿色垃圾桶;像电池、荧光灯管、水银温度计、油漆桶、药品、化妆品等由于所含成分复杂,需要进行特殊的减毒降解处理,属于有毒有害垃圾,要放在红色垃圾桶;可回收垃圾就是废品收购站要的那一类:旧报纸、饮料瓶、废金属等,有再利用价值的,这些归于蓝色垃圾桶;然后就是放入黑色桶的其他垃圾了。开始还以为家里得备4个垃圾桶,后来发现,基本上两个桶就可以了。一个装厨余垃圾,必须每天及时清理;另一个装其他的,可以装满后处理,到时再稍作分拣即可。而有毒有害物品不多,可不备桶,及时放入红色桶即可。常听有人抱怨,说我们辛辛苦苦把垃圾分类好,他们还不是又倒在一起运走的?看上去是这样,但我们一袋袋分类装好后,后期分拣的效率就高了N倍。而我家也因为在居委会开箱检查时做得不错,奖励了一包餐巾纸,当然其中的乐趣主要是感觉自己为环保尽了一份力。

虽然每个人都是垃圾的制造者,但只要有了环保意识,每个人微小的力量聚沙成塔,就能让我们身边的环境质量发生改变。当垃圾分类成为一种新时尚时,我们的生活大概应该已经变得更加更好了。

有所思

海浪·沙滩

◎陈鸣达

每次去海边,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沙滩上,面对蔚蓝无际的大海,耳听哗哗的海浪声,眼看海浪一次次地拍打在沙滩上。在我看来,那是一道美妙无比的风景,一首其乐无穷的乐章。在观海听涛中,身心得到放松,心灵得到安静。

坐久了,我会脱去鞋袜,赤脚漫步在沙滩上。走在沙滩不同的部位,人的感觉是不同的。开始时沙滩柔软,双脚往往陷入沙中,行走略为费力。待行至曾被海浪冲刷过的沙滩,结实而光滑,走在上面轻松自如胜于平地,唯身后留下一串浅浅的脚印。倘若将脚伸入海中,沙则会随着海浪的流动而流动,每当海浪退去时,沙子摩挲着脚底,流向海的深处。

走累了,我又会回到原地坐下,痴痴地看着周而复始、循环往复的海浪冲上沙滩又退回海中的情景。眼看着沙滩、海浪,心想着海浪、沙滩。时间久了,心灵突然有了某种感悟,似乎窥见到了海浪与沙滩间的秘密。

沙滩是由一粒粒细小的沙子组成的。渺小软弱、微不足道,常常任人践踏、蹂躏。淘气的孩童不时在沙滩上“开胸剖肚”,打洞、筑城、垒堡。沙滩从不吭声、默默忍受。然而,海浪对软弱无力的沙滩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尊重。看那海浪从远处滚滚而来,哗哗之声不绝于耳,荡荡之势不可阻挡。但一旦接近沙滩时,海浪突然低下了高傲的头,没有了咆哮的脾气和威猛的气势,退回时更是变得无声无息。这哪里是海浪在拍打沙滩,仿佛是海浪对沙滩的抚摸与亲吻。海浪不仅对沙滩表现出尊重,更有对沙滩的呵护。海浪从不向沙滩索取一粒沙子,海浪退回时带走多少沙子,返回时又会送回多少沙子。白天的沙滩,人来人往,留下了人活动的痕迹,不可避免造成沙滩肌肤的伤害。然而,在海浪无私的抚慰下,第二天沙滩又恢复了原先的模样。

在人们的心中,大海威力无穷,海浪势不可挡。且不说令人生畏的海啸,能把数吨的汽车卷入海中,能将一个城镇毁于一旦,仅看那竖立在海岸原本巨大、坚硬的岩石,在海浪无数次的冲击下,变得千疮百孔、面目全非。数年前,我曾在舟山海岛游览号称“东海明珠”的一个景点。所谓的东海明珠并非天成,而是海浪的杰作。原本嵌入两块巨岩间的一块石头,在海浪千万年的不懈雕琢下,成了可以滚动但含而不出的圆形球体。海浪面对坚硬、巨大的岩石,发出的是高昂、激越的叫喊声,犹如冲锋陷阵的战士,勇往直前、坚忍不拔,从不低头妥协;而对于软弱渺小的沙滩则显出宽容的胸怀,温和亲切,呵护有加,不损丝毫。这或许就是海浪的品格吧!

那么,沙滩是否仅靠海浪的宽容、同情得以生存呢?非也。海浪拜倒并臣服于沙滩,乃源于沙滩自身的特质。沙的祖先很可能也是刚强、坚硬的岩石家族,由于不敌风雨与海浪的侵袭,逐渐演化为沙子。在历史的沉淀中,沙子吸取了教训,收敛了刚的一面,不再以刚示人,而是显出柔软、弱小的一面,最终以柔克刚,战而胜之。海浪可以搏击巨岩,威力无穷,而对柔软的沙滩却是有力使不出,不战而自败。

我赞美海浪的品格,在强者面前,绝不低头,敢于扬起高昂的头,滴水穿石,百折不挠,直至胜利;在弱者面前,宽容仁慈、同情扶持,绝不以强凌弱,以大欺小。同时,我也欣赏沙滩的处世哲学,懂得“交易之道,刚者易折,唯有至阴至柔,方可纵横天下”的道理。自然是人类的母亲,人啊,应当向自然学习,从而丰富完善自我。

今天你分类了吗

◎杨志芬

这段时间,小区里变化真大,先是多了一些横幅与标牌,比如“垃圾分类举手之劳,变废为宝美化家园”、“做好垃圾分类,争做文明市民”等;然后居委会给每户人家免费发放了垃圾桶和垃圾袋;楼道下新增了红、绿、蓝、黑四色垃圾桶;每个单元入口挂上了“垃圾分类评比公示牌”,党员之家的还标上了党徽……声势挺大的,不由得也开始关注起来了。

真是不查不知道,一查吓一跳。媒体资料报道,我们宁波的生活垃圾以每年7%的速度增长,从2009年日均2700吨上升到2014年的4100吨。“如果用装载量为2.5吨的卡车来运输,车辆首尾相连的长度超过13公里,相当于从高桥沿中山路一直排到东环南路”,而这仅仅是一天产生的生活垃圾,想象一下,一周、一月、一年会怎样的情景。“这不是危言耸听!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,按照现在这个速度发展下去,也许要不了5年,宁波就会遭遇垃圾‘围城’现象!”环保人士如是说。

说起垃圾疯长的原因,专家分析认为是由于“城市化加速了垃圾危机;在独立包装、过度消费、饮用瓶装水、使用一次性用品成为习惯的今天,日常生活产生的垃圾飞速增长”,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垃圾不分类。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,目前宁波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不到20%,这导致原本能够变废为宝的垃圾,最终成为城市的负担。

也是的,就算是极简主义者,每天也会产生生活垃圾,再加上工业垃圾、建筑装潢垃圾、电子器材垃圾等各种废弃或有毒有害垃圾,说我们人类是垃圾的制造者,一点也不为过,长此下去,